

# 哈休的春天

周家琴

遗址，考古队员曾在那里陆续发现了埋藏在地下五千年的陶塑人面像、涂朱双孔石钺、穿孔凹背玉刀、陶小口尖底瓶等各类文物。遗址地处茶堡河北岸三级阶地之上，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60米，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2006年3月，考古队开始在遗址中心北部的台地试掘，这一次试掘收获很大，让埋藏了几千年的石器、玉器、蚌器等文物重见天光，惊喜世人。

茶堡河从大藏乡的高处蜿蜒而下，流过哈休时突然安静下来。地势低平的河谷使河流变得温柔，清澈的河水滋润着哈休的农田，也滋养着哈休的村庄。

在哈休，沿河谷坐落于台地上的石头房子与它周遭绵延威仪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那些用石头堆砌的藏式碉楼，也叫克莎民居。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就位于哈休村的桥头，桥头河边有一棵树龄上百岁的白杨，高大葱茏，要五个人才能将其环抱。村民为了保护这棵古树，还修建了围台，一年四季都有老人坐在围台上悠享时光。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后，乡政府在这里修了观景台、休闲座椅、卫生间等设施，游人越来越多。

二

阳光明媚，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的青石板院坝被照耀得一尘不染。博物馆馆长叫三郎热单，这座老碉楼正是从他的曾祖父辈留传下来的。房子实际已有800多年历史，最早的主人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地主。这是哈休村最高大气派的建筑，共有七层，全是用木块和石块垒砌而成，没有一根铁钉和一丁点水泥。沧海桑田，如今，它高傲地矗立在哈休的天空下，与周遭的现代建筑同呼吸共命运，散发熠熠光辉。

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一楼有两个房间，左边宽敞的屋子是农具展示馆，墙上挂有犁和铧、板锄、扁锄、条锄、镰刀、藤编背篓……右边的房间偏小，地上大大小小的箩筐簸箕里盛满了青稞、蜀葵籽和山核桃。

沿窄窄的独木梯爬上二楼，眼前的自然窗造型独特，呈漏斗状，通风透光，即便不开灯，屋内也并不昏暗。二楼房间摆满了各式老物件，屋子正中央的旧式小木柜上，摆放着一座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模型，十分引人注目。这个碉楼模型是三郎热单的舅舅亲手制作的，听说，他的舅舅是镇上有名的木匠，一双巧手做出了许多精美的家具用品。阿尔莫克莎民居模型是按照整个碉楼的格局样式缩小100倍制作的，不但样式毫无偏差，就连岁月留下的沧桑容颜也与现



实如出一辙。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四层楼梯口左侧的这个小房间。房内大概只有3平方米，以红柳树枝和牛皮为墙，没有窗，只有一张类似产床的小小平台。这里是专门用于妇女生育的场所，人们叫它“小产房”。虽然狭小密闭，但在偏僻的大山区，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却超越了人世间众多富丽堂皇的建筑。它是人间最温暖、最令人充满期待的地方。在这个小产房里，英雄而伟大的母亲都会经历一场生死的考验。每当孩子快要降临时，小产房外都会有众多僧人坐地诵经祈福。在神圣悠扬的诵经声里，孩子伴随着阵阵啼哭来到人世，从此沐浴在哈休的天空下。

三

在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留影，是每一个来访者都喜欢做的事。这看起来歪歪斜斜不规则的石墙透出岁月的沧桑，比石墙更沧桑的是无比斑驳的木门，门楣上密密麻麻布满小虫子钻过的小洞，木门的表面裂纹清晰。数百年过去了，木门还在，门

后的主人换了一拨接一拨。这雄伟的石头碉楼里到底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馆长三郎热单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喜欢读书喜欢摄影，清瘦高挑的个子，长得也俊朗，有一股文艺范儿的气质。他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年轻人，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这栋高大威仪的碉楼在岁月的风雨中屹立了数百年，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藏式石碉房，其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三郎热单对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故乡，守住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让更多游客关注我们哈休村，让自己的家乡发展起来，让更多的家乡人返乡就业。我希望凭自己的能力养活老房子，让老房子来养活老房子，也养活自己。”

我想，终有一天，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兴旺，三郎热单朴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上图为藏式碉楼。

王晓晖摄

左图为游客在阿尔莫克莎民居博物馆门前合影。

王庆九摄

又到哈休。哈休是一个村庄，紧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沙尔宗乡。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只有95户人家328人，是名副其实的袖珍村落。

一

哈休的声名远扬源于哈休遗址，它是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 在左舷遇见东极

程文涛文/图

去东极的船上，为了看风景，我特意选择了左舷靠窗的位置。这个季节，最想邂逅那温柔的阳光，还有期待中的那抹海蓝。

从湖北老家到浙江舟山读书工作前，我没见过大海，但脑子里总会有个浪漫的构想：蓝天如绸，海浪悠扬，细沙如金的海滩上游人相伴，笑声如铃……当我来到岛城舟山，见过真正的水后，便开始感叹自然的原动力——纳得百川，容得万物，厚重而深沉的，那就是大海。但我见到的海水，因为三江汇流、群岛星罗棋布，并没有想象中的无垠和蔚蓝。

于是计划了一次小岛旅行，在舟山群岛中选择了东极岛。

东极岛位于舟山群岛东侧，岛屿四周海天辽阔，天是蓝的，

海是蓝的，满目的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似乎要融化在这一片色彩中。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在海边崖壁上行走，我内心的那股劲儿也被彻底激发了出来。于是，我对这无边大海尽情地呐喊起来。海边的歌声、笑声、浪涛声，着实让我和同伴们“醉”在了东极。月明风高的晚上，海潮肆无忌惮地涨上了石壁，淹没了我们白天留下欢笑的地方。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从小岛民宿的窗口看出去，海面上雾气氤氲，初升的旭日如同一个蛋黄。

整座岛屿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渔村风貌，极具特色的石屋错落分布。出门闲逛，路过好几处地方，都有游客簇拥在一起拍照。晨雾中的海，似乎变得更温柔，晨雾中的岛，似乎就漂浮在海

上。与来时的激动相比，此时的心情格外平静，也多了一丝贪婪，想把眼前的景色全部装入脑海，哪怕是渔网下一个粗糙的浮筒，一个留在沙滩上的脚印，或是石壁上一条青黄相间的裂纹……渔村老屋的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狭窄的小巷中满是海苔的味道。一条挂着铃铛的狗，走过画满渔民画的石墙，阳光透过晾晒的渔网，在地上映照出形态各异的格子。偶遇一位老渔民，拿出艺术范儿十足的海星标本，给我们讲起东极海岛上的故事。

这天风和日丽，暖阳普照，我终究没能捕捉到“惊涛拍岸”的镜头。我的相机里，多了些平静得如蓝色绸缎般的大海，多了些海边安静立立的垂钓者，多了些纵横有致的海上养殖场，也多了些芦苇丛中的夕阳落日。

回程的船上，波光粼粼，让左舷外的大海更加通透。许多人和我一样凭栏远眺，看船头犁开的金色浪花扑腾开去，然后融入无垠的蓝色之中。如同一头诱人的金发，在海天间漫漫飘荡。

图为舟山东极岛风光。



# 鹤舞君山

杨志宏

远看，仿佛一大片雪，飞舞在乍暖还寒的洞庭湖春风里。雪还能窃窃私语？声音婉转，似歌如曲。脚下沙沙作响，仿佛踏着卵石，或泛青的芦根。“看，那一群一群的白鹤，怕是有几百只呢，天气暖和了，它们该离开君山岛打道回府了，可它们都舍不得北飞呢！”向导怀玉伯笑眯眯地说。

轻轻向前移步，那群白鹤并不惊慌，也没有振翼高飞，而是由颈朝我们张望，亮闪闪的小眼睛，尖尖的长喙，纤细如黄麻杆的双腿，在湿地上翩翩起舞。一只头顶上泛着红光的鹤，忽然展开两扇镰刀似的翅膀，爪儿一蹬，鸣叫着，如孩童似的欢喜，腾空而起，轻盈优雅。转眼间，融进了湖畔流光溢彩的油菜花海。

石径小道，曲直有致，透过山茶树梢，看远方湖面船来棹往。走着走着，前方竹海深处，桃花耀眼，梨花晶莹，又一群白鹤映入眼帘，似朵朵白云，悠然飞舞。“老伯，在咱们君

山岛上，还真不是不少白鹤啊！”不知谁感慨了一句。

老伯听了，沉下了一脸的微笑，回头对我们说：“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翻过一个橘树遍布的小丘陵，只见一望无际的防风林旁边，立着一块约三米高的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四个硕体大字“爱鹤在心”。他走上前去，抹了抹碑上的纤尘，转身告诉我们，就在石碑的后面，那微微隆起的土丘下，埋藏着许多白鹤、天鹅和大雁的遗骨。

老伯说，如果你们是十年前来到君山岛，可就没有这样的好眼福了，那时水污染严重，捕杀这些珍禽的人也多。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有灵性，也有记忆。寒冬雁南飞，它们在君山岛的上空，飞呀飞呀，就是不敢落脚。

他将鸟窝上的杂草拔去，拍拍手上的湿土说，记得当年我在湖边画画写生，在草滩上发现了一只精疲力竭

来的一群“葫芦瓢”和“羊角辫”，正奔跑在阳光下的龙栖大道上。银铃般的笑声乱了春风，惊了春水，扰了春阳，羞了春柳。

“葫芦瓢”拥挤在春柳下。“嘘，别出声，会惊了正在唱歌的鸟儿。”虽然不见鸟的身影，但几声清脆的鸣叫已传入耳膜。

再回头，“羊角辫”们已经钻进了迎春花丛间。她们弯腰凑近黄花瓣，睫毛弯弯，星目点点，更比花儿俏。“葫芦瓢”手拿几束花枝跑来，嚷嚷着：“把春天带回家吧。”

是春的精灵附身了吗？他们是南展区的孩子，是黄河母亲的孩子，是自由的鸟儿，是人间的春天。

同行的龙栖镇旅游办负责人孟殿冰介绍，龙栖湿地公园总用地面积2600亩，为省级湿地公园，包括入口景区、湿地游览

# 春行龙栖湿地

商瑞娟



了。不同于南方的湖泊，它其实是由几片天然的湿地连接而成，与沼泽和生态林相映成趣。冰封了一冬的湖水，在煦暖的春风里欢蹦乱跳，漾漾的，像稚气未脱的孩童，一会调皮地与湖面的野鸭嬉戏玩耍，一会又任性地拍打起湖边的芦苇。

春阳则表现得遮遮掩掩。只有当你十二分投入时，才能体会那种被目光注视的感觉，这就是春天的太阳。明朗朗的眸子，左顾右盼。其实，中意的人就在湖中曲折的木栈道上。一不小心，四目相对，原来你也在哪里。

春的光焰交舞着变换，难道真正的主角才要亮相？看！哪里

区、湿地涵养区、森林休闲区、龙脉观光带和企业园，形成了集休闲旅游、湿地科普、拓展体验、文化寻古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公园。

这是一方生态宜居的福地，草肥水美，林茂田丰；这是一条河与一方沃土的和谐共生，景美境幽，文深趣浓。河滩里的藕池、鱼塘、果园和桑田，都被春姑娘唤醒了；咏叹那沧海桑田的长歌，唱出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片大地上最蓬勃的生机，最活泼的希望，都在这一抹碧绿的春之序里了。

图为龙栖湿地公园一角。李亚男摄（人民视觉）

的白鹤，它目不转睛盯着我，眼神中既渴望求生又惊恐万状。我连忙给它喂上几块碎馒头，还有温水，一会儿它缓过了点劲，全身慢慢温热起来。我脱下外衣想包住它暖和暖和，忽然，白鹤挣扎着，摇摇晃晃站起来，用尽全力，扑楞楞飞走了，好像要逃离人们的猎枪和铁鸟夹一样。

说罢，老伯好一阵沉默，望着远方的天空，像是在寻找那只远去的白鹤。湖水拍打着岸石，哗哗作响。我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发现他的眼睛竟然湿润了，双手有些颤抖。稍后，他转身对我们笑了笑：“这都过去了，人老了，就是爱怀旧。”正说着，又一群白鹤和天鹅飞过，贴着湖面，咯咯、咕咕。

老伯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当地政府给珍稀动物保护划出了红线，对捕杀白鹤等珍稀动物的行为坚持“零容忍”，不仅是白鹤，灰鹤、天鹅、大雁都陆续飞回来了，安全落脚君山岛。“这些候鸟加起来有近万只，几十年都没有看见的江豚、麋鹿也有了。今天要是你们运气好，准能看见江豚浪里跳、麋鹿林中奔呢！”老伯说。

此时，湖面游来十几只家鹅，它们壮硕的身体和纤巧的白鹤形成了鲜明对比。白鹤在它们身边降落，靠近，对视，宛若老友碰面一般，相互嬉戏。“太神奇了！”同行的老张忙取出相机，咔嚓咔嚓，抓拍这难得的一幕，“第一次拍摄到白鹤和家鹅的同框照片，感谢老伯啊！”

老伯笑道，这不算稀罕，我常常看见。前年我从中学美术老师岗位上退休，报名参加了区里的保护生态环境志愿者协会，每天都要来湖边巡查巡查，这些白鹤、天鹅也和我熟悉了，就是走到它们身边，也不会惊扰它们。有时候，我还准备一些干馒头渣、小鱼小虾什么的，喂一喂它们呢。走，咱们上君山岛的最高峰哦哦兵山看看，那儿能看到更多的白鹤！

不一会儿，我们便登上了哦哦兵山山顶，极目望去，全岛72座青峰尽收眼底。看群峰横黛，听碧波如潮，赏白鹤翔集，耳边不由响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绝妙诗赞，“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图为位于洞庭湖区的黄盖湖，白鹤与家鹅在嬉戏。张诚高摄